

畅想和鸽村

张仿治

探访群山环绕绿树掩映的和鸽村已好多天了，时至今日，仍在想着它。

我先想到了它的过去。据《北仑地名志》记载，和鸽村原名“何夹吞”，其先民系明隆庆年间（1567—1572）从宁波西门外张家潭迁入。村内有二鼎庙，传说庙内菩萨姓何，村子又处狭窄之山岙，故名何夹吞。读志到这里，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如下情景——

四百多年前，初春的一天，宁波西门外的一个村子里，几户张姓人家正愁眉苦脸：收成不好，田租又提高了，照这样下去，一年苦到头还不够交租，这一家老小如何养活？长吁短叹之中，有人灵光一闪：要不，我们到远处去看看？说不定有一处荒山野野可容我们安身呢。既已走投无路，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。第二天，各家的当家人相约着，带上一包冷饭，一起外出找活路了。

渡过甬江，四顾茫茫，不知路在何方。他们迎着初阳，只向东边走去。顺着官河边的纤路，穿过田畴间的阡陌，蜿蜒前行。快中午时，看到前面有一座山岭，顿时有了一点希望：岭那边莫非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？可是过了岭，只见两边是山，中间还是田地和村庄。不死心的他们沿右边山脚继续向前，走啊走啊，眼看到了黄昏时分，估摸着已经走了百把里路，有人说，要不，我们走进山里面去看看。他们就沿着一条清清的溪流拐向右首山谷。谷越来越深，路越来越小，人烟也越来越稀少。走了十来里山路，天将黑时，他们进入了山谷深处，再也看不到炊烟、听不到吠吠了。他们在一个避风的坳地歇下来，点篝火，吃冷饭，小小心心过了一夜。天亮后，登上高处细细察看，只见这里松竹满山，郁郁葱葱，当即就决定把家迁到这里了！

搬来乱石垒墙，砍下杉树做梁，割来茅草当瓦，披荆斩棘，筚路蓝缕，创业的艰辛有谁知晓？但不论多苦，张家人还是在这里站住脚了！荒山踩出小径，野坡开出新地，溪涧架上木桥，小院围上竹篱。俗话说“靠山吃山”，凭借这取之不尽的森林资源，何夹吞的张家人，鸡犬桑麻，子孙繁衍，人丁越来越兴旺！

人丁越来越兴旺，并不意味着日子也越来越兴旺。这山山岙岙的，想丰衣足食谈何容易！虽说靠山吃山，但山里人也只是靠番薯干饭勉强填饱肚子。到岗头墩听柴，去深涧边拗笋，坡地种几畦番薯萝卜，山中打几只野兔角鹿……要想买一斤油盐两尺粗布，就得挑柴担、背毛竹，走崎岖小路出山岙，到清水桥上歇歇，再运到大馒头或柴桥街的集市上换成钱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歇，吹风淋雨，流汗洒血，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
终于，同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，何夹吞也迎来了五星红旗。经历过长期的兵荒马乱，人们多么盼望能有永久的和平！1950年，画家毕加索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飞鸽，智利诗人聂鲁达称它为“和平鸽”。几年后，何夹吞成立高级社，热爱和平的张家人就按谐音把“何夹”改为“和鸽”。这一改，也许是好日子到来的预兆。半个多世纪来，吞里人的生活，芝麻开花，节节高了。

这就有了和鸽村的今天。如今，和鸽吞的山林依然郁郁葱葱，一阵风吹来，绿涛滚滚。但今天的和鸽人不再以斫柴为生，满山的木材毛竹也不再成为主要收入来源。村里是一色的新房子，造型千姿百态。光彩夺目的外墙，设计别致的阳台，宽敞舒适的院子，每一幢都像度假别墅。在葱葱郁郁的树木花草簇拥下，房舍更透出勃勃生机。村里还有一片呈“U”字形的二层楼房，房前绿色场院中间一块大石头上镌有“民和怡园”四个大字。问村里人，原来这是村里的“老年房”，专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人居住。

年轻人多外出工作，住在村里的是悠闲自在的老年人。做盘扣、服装小饰品、虎头鞋、剪纸等工艺品的老人，以此消闲；一个排着课桌的房间，是“和鸽村老年学校”；老底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“文化生活”的“吞里人”，现在上有老年大学的，有唱歌的，有演戏的，晚上还有许多人跳广场舞……

鳞次栉比的房舍，是和鸽人的武陵桃源；郁郁葱葱的群山，是和鸽人的森林氧吧。难怪有人用“天堂”来形容这里吧。我思绪飞扬，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和鸽村的明天——绿色的和鸽吞应该有大手笔来再次创业。

走上高处俯瞰，水库分开两翼，恰似展开双翅的和平鸽。我就想，能否干脆把这水库改称为“和鸽湖”呢？你看这边的二鼎庙和那边的八大坑各为一翼，周围满山的茂林修竹是它丰满的羽毛。就借毕加索的鸽子作湖标，把一个可以观赏、可以游玩、可以采摘、可以品尝的绿色“鸽子”呈献给天下人吧。

这里将是一个游览胜地，各地客人纷纷来此闻花香、听鸟语。“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”，青山绿水原是自然天成，那就少一点人工雕琢，多留下天然姿色；本是曲曲折折的山道还是曲曲折折；本是卵石满地的溪涧仍旧卵石满地；想上山看“全副猪羊石”、看“大刀岩”，依然要十分费劲地攀登；得大雨后才能看到的大瀑布，仍只在大雨后才能看到。无论是香樟树、毛竹林还是灌木野花、野兔松鼠，凡是原来有的，一定不要让它消失；无论是塑料袋、快餐盒还是糖纸酒

瓶、瓜果皮壳，凡是原来没有的，一定不要让它出现。

这里也是一个运动佳处。游客来此，可以登山，可以戏水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让游客上绿海林涛去感受“踏遍青山人未老”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，下碧波清涟去领略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”。

由林、湖辐射到整个九峰山社区，一个个村庄可分别开辟出体验区、品尝区、购物区、餐饮区、下榻区。

去体验区，春天挖毛笋、采茶叶，秋天掏番薯、摘柿子，或到牧场喂鸵鸟、梅花鹿，或上作坊看茶叶烘焙、桂花加工、手工年糕制作；去品尝区，尝尝米馒头、灰汁团、番薯饼、年糕片、糯米浆板、炒炒倭豆、笋脯黄豆；去购物区，特产有茶叶、笋

干、素面、蜂蜜、腌冬瓜、菜蔬干、白峰年糕、塔峙桂花、春晓金橘饼、大萝卜干，还有“塔峙大阿嫂”的各种美食，纪念品有九峰竹艺、微缩的竹制家具农具……苍翠的九峰山下、如镜的和鸽湖畔，自己的东西多得很呢。

当然，这绿树环抱中的湖边村落，更是餐饮歇宿的好去处。“莫笑农家腊酒浑”，山中餐饮有山珍特色，绝不与别处雷同；不妨蔬菜素食为主，多些土豆薯菇，未必生猛海鲜，更不要野味珍兽。至于在这参天树下、盈盈水边过夜，当然要有别于城中的彩灯歌舞、醉眼朦胧。让游客或体会“松月生夜凉，风泉满清听”，或领略“山中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”；春气暖时感受“虫声新透绿窗纱”，夏夜浓时观看“碧天如水夜云轻”，秋意凉时尝试“卧看牵牛织女星”，冬雪白时欣赏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……

以森林为依托的和鸽湖，将是一个综合性的大景区，人人珍爱。到那时，每到假日，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说：“今天我们去和鸽湖。”

从一穷二白、叩石垦壤的何夹吞，到鳞次栉比、安居乐业的和鸽村，再到山水如画、游客如云的和鸽湖，我遐想联翩……



天封塔·白玉兰

水贵仙/摄 赵淑萍/诗

大唐盛世
你目睹明州城无限风光
目睹海丝之路起航
斗转星移
你历经战火 兵乱
书写了一个个传奇

春天又来了
白玉兰开得像满天的鸽子
春风拂过塔檐
风铃声声
都是对这个城市的赞美和祈祷

在春天

初 颜

仿佛，倒退的不止阳光
还有鸟鸣，月光，和一些细碎的暖
在春天
它们曾经红润了时光
像一朵朵彩色的蓓蕾
内部流着蜜甜的芬芳

总有些泥泞的日子啊
让时间变得缓慢
眼前的雨
反反复复地捏造
死去活来的泡影
那里，盛满了一个又一个
飘零的冬天

此时，风是沉默的
天空是沉默的
在没有局限的沉默里
春天，牵起了鸟鸣，
月光，和一些细碎的暖
并且，让一朵花踮起脚尖
轻轻，轻轻地解开了衣衫

沙地扫墓

卢小东

我在查阅《四明杨氏族谱》杨霁园先生相关资料时，留意到“沙地”这个地名。杨霁园曾祖父杨尚信之墓，在沙地。族谱记载，尚信，字从义，号仲怡，国学生，诰赠奉政大夫。生乾隆三十年，卒道光十六年，寿65岁。光绪二年，杨尚信与五位妻妾合葬“本邑沙地石船山之麓……有志铭及表”。杨尚信“以赞策名国学”，赞策，犹如论述财金。他还创建书院，创办祖祠。上溯鄞州岐西杨霁园谱系，自杨尚信父亲以上五世，或者说自明万历末期之后，并无以诗书显名者，直至杨尚信的出现。故杨尚信为清代以来杨家文化开基立业的重要人物。

杨尚信的第一位妻子为黄氏，妻自邻村风下溪，22岁时不幸去世，没有生育。继娶原配黄氏的妹妹，也不幸33岁而逝，育有一女。续娶东钱湖绿野畝史氏，生育了4个女儿。史氏能干，辅佐丈夫持家。当杨尚信创办杨氏祠短缺资金时，她毅然拿出奁金补上。史氏长命，活到85岁。杨尚信有5个女儿，却没有儿子。杨尚信家三世独子，他生怕无法传宗接代，于是又娶了侧室陈氏与单氏。直到他去世前3年，即62岁时，陈氏终于生下一男杨人慈。杨尚信一族的香火得以延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杨尚信家庭显贵，他的5个女儿都嫁给了读书人，如第4女适瞻岐国学生谢沛灼，第5女适沛灼弟国子监典籍谢沛灼。

从杨氏族谱看，族人墓均在岐西村周边山上，唯独杨尚信葬于沙地。沙地在何处？它是位于东吴与天童之间的一个自然小村，离杨氏住所岐西约15公里。查《鄞县志》，1935年时，沙地、戚家冢、顾家洋、黄宾吞等村的行政区划属东吴镇。再之前，沙地又先后属白沙乡、画龙乡。现今，沙地村已不复存在；1958年为建造三溪浦水库（又称太白湖），沙地等数村淹没在水库底下。杨尚信之墓，应该也遭淹没。

说来也巧，当我琢磨“沙地”时，从网上搜到徐雪英老师的一篇散文：《躺在太白湖底的故乡》。徐文一开头就饱含感情地写道：“每当和朋友游览太白湖时，我总是会指着湖水自豪地告诉她们：这是我父亲的故乡。”紧接着第二段：“这个躺在湖底的故乡就是沙地里，正名叫沙地。这只是个面积不大的山坳，四周青山屹立，浅浅溪涧飘然而来。一条河溪如宽宽的绸带从村口绕过，哺

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沙地山民。”在徐文对沙地环境有限的描述里，依然能让人感到这是个山水相依、风景秀美的小山村。沙地一带处太白山脚下，溪水交汇，清代时，曾被称作“三溪铺”，因有天童溪、风下溪、画龙溪。三溪浦水库，即汇此三溪之水而成。

杨尚信墓原来也在岐西山。光绪初年其子杨人慈相中沙地石船山麓的一块风水宝地，遂购得营造，把其父改葬于此。墓距沙地村舍多远，又在多高的山坡上，已不可知。其形制与规模例应不会小，而究竟怎样，也无从知晓了。

听说过“扫墓不过三代”的俗语。作为杨尚信的第四代，杨霁园却一直没忘记自己的曾祖父。据杨霁园孙子现居象山的杨光型老人回忆，他孩提时，常听大人谈起沙地扫墓的往事。杨霁园诗文中也有记录沙地扫墓事。某年四月间，他在一封写给学生郑安国的信中提及：“昨省曾王父墓石船山，因过壮乎，怜其孤陋寡闻，茫然时事，劝其略看报章，更烦君襄代定新闻报。”曾王父，即曾祖父。霁园去沙地石船山扫墓途中，到学生陈壮乎家中稍息。壮乎为小学教师，家住少白河头，只知埋头读书，杨霁园让学生君襄代订报纸，要他多关心天下事。

1930年代，杨霁园在东钱湖史家湾教书期间，留下一首《以前期由钱湖抵沙地扫墓》：

野艇长循故道开，疏林疏树映楼台。山光硬被余寒逼，诗思横冲小雾来。

如此清晨宜款乃，每于佳处一徘徊。石船无恙松阴满，要与家人饯数杯。

看来这是一个清明时节的晴朗清晨，尚有轻寒，杨霁园雇船去沙地扫墓，沿途山光水色，疏林晨雾。宜人的风景，引发主人的诗兴。只是不知杨霁园从何处下船？又是否缘溪而上，直达沙地？

到石船山麓墓前，见松阴满坡，宁静如旧。拜祭仪式之后，已近中午，杨霁园要与同行的家人“饯数杯”了。饯，指吃剩下的食物。就是说，带去的酒水、食物在祭过曾祖后，他们再享用。宁波人清明上坟，必会用麻糍、青团等作为供品。

诗中的最后两句，特别有画面感。我仿佛看到杨霁园及家人，坐在沙地的松树下，陪着他们的祖先，抿着酒，吃着点心，轻轻说着家常话。

寒食文化与艾

艾 鱼

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”这首《寒食》诗，是唐代诗人韩翃最著名的作品之一。因着这首诗，人们记住了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：寒食节。

寒食节的起源据说跟介子推有关。春秋时代，公子重耳逃亡在外，生活艰苦。最困苦的时候，介子推等重臣忠心耿耿地跟着他。重耳流亡到卫国，饿得不能行走，众臣采野菜煮食，重耳不能下咽。介子推偷偷躲进山沟，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，用野菜煮成汤送给重耳。重耳接过来狼吞虎咽吃个精光，这才问从哪来的肉菜汤，旁边的大臣告诉他事情的原委，重耳感动得泪如雨下。后来，重耳回到晋国，做了国君（即晋文公），封赏有功之臣，唯介子推带母亲隐居绵山，不肯出来领赏。晋文公无奈计可施，只好放火烧山，逼其下山。谁知介子推母子宁愿烧死，也不肯下山，最后母子相抱被烧死在一棵大柳树下。

为了纪念这位忠臣义士，晋文公下令将绵山改名为介山，并修庙立碑。同时，还下令在介子推遇难的那一天“寒食禁火”，举国上下不许烧火煮食，只吃干粮和冷食。人们崇尚介子推的气节，“寒食禁火”的习俗被流传下来，形成了寒食节这个特殊的节日文化。汉代以前，寒食节禁火的时间较长，以一个月为期。整整一个月都吃冷食，对身体实在不利，汉代改为3天。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，寒食习俗扩散到全国各地，成为民间第一大祭日，并逐渐与清明节融合。

寒食节亦称“禁烟节”“冷节”“百五节”。它最早源于远古的改火旧习。古人在这个季节要进行隆重

的祭祀活动，把上一年传下来的火种全部熄灭，即“禁火”，然后重新钻燧取出新火，作为新年生产与生活的起点，谓之“改火”或“请新火”。“改火”时，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。“禁火”与“改火”之间的间隔时间，史料有三日、五日、七日等不同说法。在这段无火的日子，人们必须准备足够的熟食以冷食度日，即为“寒食”。寒食节的日子为“夏历冬至后105日，清明节前一二日”。是日初为节时，禁烟火，只吃冷食。在后世的发展中，寒食节逐渐增加了祭扫、踏青、蹴鞠、斗鸡等风俗。

寒食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。人们不禁要问：寒食节吃什么呢？寒食食品包括寒食粥、寒食面、寒食浆、青精饭、青团等。冷食当中，青精和青团流传得最多。青精，就是乌饭，用糯米染乌饭树叶之汁煮成的饭。青团，就是用艾青做成的食品，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金团、麻糍、青团等。这种食品易于保存，够吃三五天。

这些食品的重要辅料之一——艾草，不仅清香美味，还是民间常备的一味中药。孟子曰：“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。”意思是说，七年之病很顽固，但三年以上的陈艾却能治愈它。

“家有三年艾，郎中不用来。”艾是我国的传统中药，能散寒去湿，活血化瘀，疏经通络，固本扶阳。艾可以用来治疗腹痛腹泻、月经不调、关节肿胀、肌肉酸痛、咳嗽痰喘等。现代药理学试验证明艾有抗病毒、杀菌的作用，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。经常艾灸，还可以改善人体的亚健康状态。因此又有“寒食清明不生火，金团麻糍日子过”一说。

□诗 歌

雷婆头峰(外一首)

应满云

雷婆头峰有灵气，潘天寿喜欢笔墨，二者投缘一粒中国画的种子在充满乡音的土壤，植下

樵牧的少年，生长沟壑、岩崖、山峰的意境艺术的魂，随着岁月沉雄而奇崛，苍古而高华

潘天寿故居

山水似画，有山花野卉你挥毫天然成趣将兰花般的粗放野逸起伏，画中的情感呼吸

山河的轮廓，草木的线条你灵动成指画的神韵

诗书画印，着墨最多的还是那高风峻骨

春天了，心蓄满峰峦倒影透出浦水涛声絮语等你，还有荷塘那水牛方岩那雄鹰

潘天寿故居

故居，就像晚霞收藏雷婆头峰的影子聚起，敬仰的目光

此刻，山光与水色在江南邂逅成一种暖意

有啾啾的鸟，啄破另一种孤冷的模样

荷花，盈一池暗香与兰花清新时光而鱼，灵感似水徜徉红尘的悲欢与离合

山岩的险，被一种艺术立起，又被一种意志攻破，像你的生命高山而仰止

至今，一片瓦、一角檐还缭绕尘事烟火而你，在故乡的山岩上眺望，远方的山水